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 
第五十三回 數珠子兩敵丸丹 舒鄉尊四知前世

卻說人家婦女有惡，罪在夫男。若是夫男有過，婦女也能救解，這禁希父子皆奸狡，卻有一個妻室賢惠。平日見禁希非法，苦口勸他。叵耐丈夫不聽，又戒叱二子，也不依願，他卻在家吃素念佛。這一日，正與古直婆子敘說：「你家當家的好，為人慈善，兒子也好。若似我的丈夫，卻也不顧個天理，只要奪人便宜。」古婆子道：「正是，外人也議論禁伯伯不是。」禁妻道：「議論還是好的，還有人罵說這變驢變馬的。」正說，只見村人來說，禁希變了驢子，被道人騎去。禁妻聽了，便往大路上趕來，卻好二子與眾人齊趕，他婦人家信實，便望著道人，叫聲：「佛爺爺，饒了丈夫罷。」一邊叫，一邊趕。那道人聽見婦人哀憐，其聲卻善，乃回頭一看，只見西邊來了一個和尚，一手扯住驢轡，口裡叫道：「師兄，事便是叫懲惡，只是於情太忍，於法太苛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饒了他罷。」那驢子被和尚扯住，眾人就趕上了。眾卻不看道人，但看那和尚：光溜溜頭無一發，赤坦坦腹大半垂。

面輝輝有如滿月，貌堂堂像似阿彌。

這和尚拉扯著驢子，只叫：「饒了這業障罷。」道人哪裡肯依？但叫：「僧人，此處不是你慈悲的。」這禁希雖變了驢子，他口裡說不出，眼裡卻認得，心裡又明白，曉得是村間眾人、朋友妻子。訴冤不出，訴苦不能，兩眼落下淚來，一身也做不得主。他方才怕的是道人，怕他鞭敲捶痛；認的是和尚，聽他方便求饒。和尚再三叫：「道真，為何這等發怒？想是冒犯你罪重？出家人也該發個慈悲，恕他下愚無知之罪。」道人道：「他犯我，罪輕；不善，孽重。雖然觸了我不赦之條，卻也是他自作自受。」和尚聽了，乃扶著驢鞍道：「孽障，你尚有人心否？你尚記往日所為否？你尚認得你妻子否？」和尚問一件，驢子點一點頭。和尚歎道：「可憐，可憐。你既有人心，兩眼看著世法，只是說不出。真個是啞言眾生，當面見你妻子不能言，妻子又不知你心間事。這苦實痛，想你平日奸狡，遂了心意的快活，怎知有這等的苦惱？」道人聽著和尚嗟歎，笑道：「禪師，你只知他現世現報，還有妻子、朋友在面前看著他。若是作惡，入了輪轉六道，那時淒淒獨自，並無一個妻子、親朋曉得，這苦惱又向誰說？」和尚聽了這一句，便掩面悲慘，說道：「紅塵擾攘，不能必無瞋心味已惡孽；地府幽冥，豈無輪回報應惡趣？只恐作孽者多，變畜者眾，動了仁人不忍，怎能夠世上人心，恪守綱常倫理，遵行大道光明，不入邪魔，都證菩提智慧？」和尚一面嗟歎，一面求饒。道人只是怒氣不解。和尚無計，只得把數珠子取一下顆，叫一聲：「變！」頃刻變了一粒舍利子，叫聲：「禁希快吞！」那驢子忙把那粒舍利子吞下，忽然轉過前身，把鞍轡卸在地埃，依舊一個禁希在前。古直與眾人驚喜，妻子忙扯著禁希回去。這禁希如醉如癡，隨著眾人走去。只見道人笑了一聲道：「長老慈悲，固是你德；惡人犯我，其實難饒。你有神通，偏我沒有？」乃把葫蘆提在手中，取出一丸丹藥，叫一聲：「變！」卻變了一個黃巾力士，騰空而去。那禁希被妻子正扯著衣袖前行，只見空中一個黃巾力士來到眾人面前。但見：

手戴黃巾勇士飄，身穿錦甲束紅繃。

手中鐵索牢拴扣，單向禁希頸項拋。

卻說和尚見道人把丸丹藥變個力士，他把慧眼遙觀，就知此情。隨把數珠子又解下一顆，望空拋去。只見數珠子假變了個禁希，與那力士鎖去，拖到道人面前。道人見了笑道：「和尚苦苦要救他，明明是縱人之惡。你既發方便之心，何不度化他改惡從善，也不勞費我等道力。這如今便使盡了一百單八顆念頭，也敵不盡我這葫蘆內丹藥。」乃又取了一丸丹藥叫聲：「變！」卻變了一隻金錢豹，凶狠狠趕上禁希眾人。眾人見了惡豹如虎，大家慌懼逃躲，卻丟下禁希尚醉夢癡癡，被那豹一口銜將去，卻放在林中。道人走到林子內把拂塵一揮，只見禁希忽然變了一隻肥豬。眾人與妻子見豹又銜了禁希去，哭哀哀走出來尋，不知禁希又變了一隻豬。卻是一村戶人家叫屠戶宰殺的，掙脫刀杖，跑到林子裡來，卻被道人的豹嚇得遠逃。村人不知，見了禁希這變的豬，便索去要殺，禁希此時更苦，真真是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。乃自想道：「平日只見屠戶宰豬，縛在案上，凶狠狠白刀手中拿，氣喘喘赤血孔內淌。徒有驚鄰喊殺之聲，哪裡動人憐憫之意。」禁希正在那案上，聽那屠戶口叫「燒湯」，舉眼不見妻子，說又說不出，兩眼落淚，一心正苦。忽然見一個和尚走近前來，叫聲：「善人，莫要動手，錯殺了人家豬。這豬是禁家養的。你們的豬，被豹嚇走在前林內。」屠戶聽了，看那豬果然不是，乃放下案子。只見那遠遠林內，果有一豬藏躲，屠戶去捉宰豬。和尚乃叫禁希妻子近前認家主。數珠子一顆，就變做了一粒舍利，叫聲：「禁希快吞！」禁希忙吞下肚，依舊復了原身，扯著妻子，哭哭啼啼。和尚方才開口說道：「作惡使心，反累己身。你知了麼？」只這一句，如湯點雪，那禁希雙膝跪地道：「小子知了。只是知卻前邊行過的惡，卻不知後邊這些冤愆事。」和尚道：「你若知了，速改前邊凡有所行，思此後事。」禁希如夢方醒，正與和尚講話，那妻子眾人都合掌禮拜和尚，叫請師父寒家獻齋。和尚辭道：「我豈圖你齋吃的？只要你眾善信行些善事。」正才講說，只見道人走近前來，看著和尚說道：「好和尚，我道人作惡人，你卻做好人。」眾人見了道人，怕他又行變驢法，也只得跪著說道：「我等再不敢為惡了。」和尚乃向道人說道：「師兄懲惡，小僧已知聖意。只是太苛過刻。」道人笑道：「師兄，你有所不知，此人在店肆中，我小道聽他與那位道者講的，都是心腹事。那位古道者，句句善話，這禁老者，句句惡語。所謂一句惡言，折盡平生之福，句句不善，便當輪回幾劫惡道。方才只因師兄到此，多是憐他妻善。更且日相共飲的古直善人，我故顯示懲創他惡，叫他兩劫惡因，變化畜類，一旦歷過，他如速改前非，猶存人道，如再不悟，難復人身。」禁希與妻子只是磕頭。那道人說罷，看看古直道：「人去留名。我今不說，你怎得知？」把拂塵一揮，騰空而去，飄下一紙簡帖兒來。眾人拾起看念，卻是五言四句，說道：

吾名賽新園，曾達仙家路。

慇懃在世間，懲惡將迷度。

眾人拾將起來，念了一遍，遞與和尚。和尚笑道：「我已久知他來歷，但欲彼此成就開度功德，故此不言。你等卻也不知我的來歷。我在百里之遙海潮庵住，今有祖師師徒在吾庵間，願行演化本國。為此出來化齋，供什常住，聽得禁家女善信一句彌陀，就知根因，必是善人動念，故此來救你。看那鬆林樹下，道人又來了。」眾人方才舉目觀看，和尚忽然不見。眾人驚喜稱贊而去。

這禁希回到家中，整備素齋香燭，請了親鄰，洗心吃齋念佛，備了些盤費，找到海潮庵來。卻遇著朔望之日，地方眾善信在庵中參謁祖師。這禁希望見祖師跏趺坐在蒲團之上，眾人跪拜於前，他也合掌拜跪，口中念佛。眾善信紛紛求祖師開度。祖師半句也不答，只看禁希道了一句，說道：「汝若悔了前修，那道人又來拿你去變。」嚇得禁希只是磕頭，答應再不敢。禁希拜了起身，方才去拜禮聖像，走看兩廡，只見第十一尊阿羅尊者，趺坐執著數珠兒，宛似救自己的僧人模樣。他見了滿心歡喜，只是跪在地下磕頭。卻好副師見了道：「善信，你如何只在這位菩薩聖前磕頭？」那禁希也不答，連連磕了無數。副師道：「磕頭也不中用，趁早把菩薩的數珠子添補足了。」禁希聽了副師這一句，便忙起看菩薩手內數珠，卻散了線頭，少了兩顆。他便問副師：「這菩薩的數珠兒哪裡有？弟子情願買兩顆補上。」副師道：「在善信心上。」禁希笑道：「如何在我心上？」副師道：「若不在你心上，如何得復人身？」禁希聽得，自己忖道：「這聖僧果然通靈，說的話蹊蹊古怪，俱不是那世上凡僧、混帳和尚，講前人的糟粕，說沒對證的空言。他句句都在我身上發明，可見行善也瞞不過他，作惡也欺不得他。」按下禁希為惡之心一旦豁然明白，歸家改行修善不提。

後人有說善惡報應不差，世若不信，只看世間。一般是五行生來，一個人有貧窮、富貴之同，疲癯、暗啞之各別。那富的，口腴肉厚，身著綾羅；貴的，烏紗冠頂，金帶垂腰；窮的身無完衣，貧的家無半粟。還有一等殘疾，可憐他目從胎瞽，哪知世上青、紅、藍、白？耳自幼聾，不辨聲音話語。更有暗啞的，說不出心間情苦這種根因。因成七言四句，說道：

五行都是一般具，富貴貧窮各自遇。

要知今世這根因，總是前生善惡趣。

話說禁希生平作為不善，以致道人懲戒。卻得其妻修善，叫了一聲「佛爺爺」，他這至誠感動菩薩，便得神僧解救。『這十一位尊者顯化，默助度脫陰功，卻又試副師道行，乃於副師入定，忽然顯一神通。在那正殿上，端然趺坐，叫一個焚香侍者喚了副師到面前，說道：「道副弟子，還了我兩顆數珠子來。此非數珠，乃人舍利。」道副答道：「尊者自行方便，開度下愚，用去數珠，非干弟子之過。」尊者道：「彼已舉意，問何處可買補數，汝卻指說在心，他無處覓心，便未曾補。禁希既去，此珠當為汝還。」道副答道：「容弟子覓補。」尊者笑道：「珠可補，舍利難得。」道副道：「人各有舍利，弟子當自補也。」尊者笑道：「吾以慈悲度世，雖盡舍一百單八之珠，不求人補，但只願人知今世之受，乃前生之因，不昧了今生之作，以明後世之受。」道副聽了，說道：「即如尊者之言，弟子正欲人知。無奈知道的少，這前生作過，後世湮迷。哀此湮迷，他怎知覺？」尊者乃令侍者捧了一函，付副師道：「此函乃智慧寶卷，汝若欲知人前後之因，當於靜定之餘，默然以會。」副師道：「師弟總持，聞有仙官授以冊籍，莫非即是此卷？尊者道：「彼乃誅心之冊，懲戒見在者，此卷乃過去錄。尚有未來錄，容當查付汝道育師弟。總是注人三世善惡根因，汝等合當信受。」說罷，副師出靜，天已黎明，沐浴上殿，參禮聖像，稽首阿羅聖前。早有善信眾等到來，這眾人紛紛講說圓陀村有變驢的怪事，被和尚救解。也有信的，口念彌陀，說道：「眼見的地獄。」也有不信的，說道：「一個活人如何青天白日變驢子？」一個說道：「聞知罵了道人，想是道人作的障眼法。」一個說道：「聞知他妻行善，感動神僧解救。」只見舒氏鄉尊同著幾個朋友也在座中說道：「此事當信，卻也可畏。常想這畜牲道，前世豈無個根因？便是你我在座的，卻也不等，豈五個前生今世的果報？我老夫從善，也知是五世人為，今世叨冒這一步，卻也不易來的。」眾人聽了驚異起來，便求鄉尊講說。鄉尊道：「說便說了，只恐這道理不可漏泄。」道副聽了，便說道：「老鄉尊果然是五世為人，修積善果而來，小僧已知。卻不知鄉尊記的可切？但說無疑，小僧還有個後世報與鄉尊。」舒氏老聽見許他個後世根因，便欣然說出，說道：

一世為人是獵戶，只因家世傳門路。

鶴鷹捉的是飛禽，韓盧搏的是蹇兔。

一朝趕得兩雉雞，雌雄兩個相哀護。

我因歎此羽毛蟲，棄了這獵尋別務。

「我想生前做獵戶，終日傷害生靈，也只度得日子，沒來由自己當殺生這罪，尋了錢鈔，養活別人，乃棄了祖業門戶去擔柴為生。天賜山中得了些橫財，遂成了家業。有子有孫，老得其終。」又道：

二世為人是客商，販梨販蒜販生薑。

東處買姜三五擔，西鄉買蒜幾缸船。

只因薑蒜分葷素，我恐持齋被破傷。

嗣後改卻葷生意，經營百倍利家昌。

「那時只因動了個葷素不可同船，恐賣與吃齋的破了他戒。冥間說我這一點善心，就查個官貴之家，與我脫胎換骨。卻遇著一個查勘的司主，說我前世代柴拾了橫財，不曾還人，傷了這些天理，便脫生了個官貴之家，只做了個清高才子。」又道：

三世為人是才子，青燈翠幕攻書史。

不逞富貴恃才華，守份功名惜行止。

盡卻人倫和六親，謙讓不僭鄉鄰齒。

五男二女極賢良，九十三春方已矣。

「雖然生於富貴之家，未得申了才子之志，冥司說我固無罪孽，卻無功德。忽然一個聖僧到來，與冥司說個方便。我那時心裡驚疑說：『何處長老，曾無相識，來講甚方便？』聽那長老說道：『可憐這才子，志念未伸，空抱著豪邁之氣。況且賢良方正，與他轉個威風赫耀的人中去做罷。』乃承他方便，他說我生前到僧寺尊敬三寶，故此方便。冥司聽信，遂將我四世為人。」

四世為人生世胄，閥閱簪纓傳世舊。

壯年鼻比坐擁金，一呼百諾隨吾後。

果然八面有威風，但我存心多仁厚。

戈戟雖陳不殺人，到處安民全老幼。

「只因這點兒心腸，那時到處稱我為仁將。功勒廟堂，名垂竹帛，老終正寢。因此尚記得這五世。」卻是何說，下回自曉。